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28  
16 March 1979

CHINESE

第二一二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哈里曼先生

成员国： 孟加拉国

玻利维亚

中国

捷克斯洛伐克

法国

加蓬

牙买加

科维特

挪威

葡萄牙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赞比亚

( 尼日利亚 )

凯泽先生

罗隆·安纳亚先生

赖亚力先生

胡林斯基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恩东先生

米尔斯先生

比萨拉先生

奥尔戈尔德先生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法富特先生

皮特里先生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三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13115 )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黎巴嫩、毛里塔尼亚、巴基斯坦、卡塔尔、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也门和南斯拉夫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按照第二一二三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卡赫纳先生（以色列）、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霍拉伊先生（匈牙利）、贾帕尔先生（印度）、苏翁多先生（印度尼西亚）、谢米拉尼先生（伊朗）、巴菲先生（伊拉克）、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凯恩先生（毛里塔尼亚）、奈克先生（巴基斯坦）、贾马勒先生（卡塔尔）、法尔先生（塞内加尔）、胡森先生（索马里）、萨赫卢勒先生（苏丹）、舒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马尔蒂年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何文楼先生（越南）、哈达德先生（也门）、和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我收到了突尼斯代表的一封信，要求被邀请参加安理会对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

(主席)

按照过去的惯例，我征求安理会的同意，提议根据《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梅斯蒂里先生（突尼斯）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现在，我以安全理事会的名义，欢迎赞比亚的新任大使保罗·卢萨卡先生阁下，他是第一次来安理会开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2。

安理会各位成员面前有第 S/13171 号文件，这是孟加拉国、科威特、尼日利亚和赞比亚提出的一份决议草案。

卢萨卡先生（赞比亚）：虽然赞比亚代表团已经向你表示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但我个人还要向你再度表示佩服。你十分干练而明智地主持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安理会在几天前审议南罗得西亚问题时，你表现了充沛的主持会议的才能。我也要谢谢你欢迎我担任赞比亚常驻代表。我期待着同你一道，也同安理会其他同事一道，为自由、正义与世界和平密切合作。

我获悉沙特阿拉伯大使贾米勒·巴鲁迪先生不幸逝世。我愿借这个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深切哀悼。我景仰已故的巴鲁迪大使，他从三十年前联合国成立时即为联合国的理想奋斗，贡献良多。

安全理事会再一次审议以色列在占领区的种种做法，特别是审议它处心积虑、极有步骤地破坏耶路撒冷的地位，极端蔑视联合国的决议，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规范的问题。

辩论开始的时候，要求召开会议的约旦代表向大家提出了短而详细、证据齐全的局势报告。同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也提出了清晰可信的报告，分析了以色列在占领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种做法。

(赞比亚)

很多非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也参加了辩论，更加强了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论证。因此，在事实的面前，安理会不能再忽视占领区内的严重局势，也不应小看这一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我国政府当然不能容忍目前的局势，我们谴责以色列在占领区内建立移民点的政策和作法，谴责其顽固地企图改变占领区的自然、政治、文化、宗教和人口状况。我国政府认为，以色列企图搞既成事实是非法的、无效的。我们还认为，占领区和耶路撒冷圣城的扰攘局势，是整个中东冲突的一部份，其原因都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一直被否认的缘故。

以色列在占领区的恶行当然不利于追求公正地解决冲突，而是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进一步侵略。

安理会无可推卸地有责任迫使以色列遵照联合国的决议和国际法规范，立即停止它在占领区的政策和作法。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让以色列知道，它顽固地坚持要改变占领区以及耶路撒冷的自然、政治、文化、宗教和人口的状况，是不会也不可能促进和平的。只有彻底解决中东冲突，才能有和平。

的确，必须让以色列知道，只要以色列不撤出所有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允许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包括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中东的冲突和战争就仍旧要继续下去。以色列必须接受的另一个事实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在寻求公正和彻底解决中东问题时，必须有巴解参加。

赞比亚将继续坚持原则和法律，这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唯一现实基础。我们将继续强调迫切需要彻底而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特别是关于我们议程的这个项目，我国代表团将一如以往已清晰表示过的，支持任何安全理事会明确表示憎恶和指斥以色列在占领区作法、并要求其立即停止这些做法的决议。

主席：我谢谢赞比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赖亚力先生（中国）

近几年来，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曾经多次审议了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的问题，并通过了若干相应决议。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占领土地上推行其侵略扩张政策，对占领区人民犯下了一系列新的罪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约旦政府要求召开安理会就这一问题进行审议，是完全必要的。中国代表团对以色列占领区内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对阿拉伯国家强烈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严正立场表示坚决支持。

长期以来，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占领了大片阿拉伯国家的土地，并在占领区内强制实施“犹太化计划”，蓄意改变占领区的法律地位、地理性质和人口组成。以色列侵略者在占领区内，破坏民房，拆毁建筑，非法没收大片巴勒斯坦人民的肥沃良田。它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破坏性的开采。它破坏穆斯林的珍贵历史文物，粗暴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它大规模地逮捕占领区居民，施以酷刑，随意处决，进行野蛮的血腥镇压。连日来，以色列当局又出动军警，枪杀西岸的示威群众。以色列的倒行逆施，使整个占领区处于黑暗和恐怖的统治之下。特别值得注目的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在最近一年来，更加紧推行其“殖民化”和“犹太化”的侵略扩张政策。它不仅在西岸等地区不断增设“定居点”和军事设施，而且正在施尽种种阴谋，拟订法案，力图改变耶路撒冷和整个占领区的地位，妄想予以永远霸占。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占领和残酷迫害，正在激起占领区内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决反抗和英勇斗争，并给予以色列侵略者日益沉重的打击。

主席先生，

我们历来认为以色列占领区问题，是整个中东问题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以以色列占领区内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遭受深重灾难，归根到底是由于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和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的争夺所造成的。因此，解决占领区问题和解决整个中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必须坚决排除超级大国的干涉和破坏；必须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以色列侵略者必须从所占领的一切阿拉伯土地上全下撤走。我们主张安理会应作出决议，强烈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种种罪行，坚决声援阿拉

(中国)

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制止以色列当局在占领区的暴行。我们深信，英雄的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将继续坚持斗争，百倍加强团结，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下，最终取得制止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收复失地和恢复民族权利的胜利。

谢谢主席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安全理事会又一次召集会议，来审议和评价一九六七年冲突以来阿拉伯占领区的情况。

过去几年来，我国代表团在此地和大会上曾多次发言表示，我们认为，不仅在占领区内设立任何移民点，而且任何可能改变占领区外貌、人口状况或信仰特性的片面措施，统统都是非法的，违反国际法的。特别是我们一向认为，这些作法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

有两点因素促使法国当局今天要尽可能明确地重申其立场。两年来的事实很清楚，我们一九七六年底在安全理事会就同一主题所谴责的这些违反国际法的做法，至今并未稍有减少。相反地，有的时候在有些情况下，由于给这些做法加上了政治和法律主张为理由，反而更形严重了。

并且，在同一段时期，为了促进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倡议，有些是全盘性的，有些是较为局部性的。

这些努力都清楚说明，各国都比以往更加认清了中东局势对于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重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做法还能继续甚至进一步发展，无宁是令人吃惊和遗憾的，因为有些人会认为，这些做法是同渴求和平的意愿背道而驰；在追求和平的艰难途径上，是设置了新的障碍。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中已经清楚指出，除非以色列撤出其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领土，否则就不可能有和平。

(法国)

关于以色列在这些占领土地上的做法，我们今天呼吁遵守国际法的规定，要求停止那些只会延长紧张和暴力、有损解决中东问题的机会的行动。这种机会是区域内各国和人民都热切企望的。

比萨拉先生（科威特）：我要代表孟加拉国、科威特、尼日利亚和赞比亚各共同提案国扼要说明第 S/13171 号文件中所载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以蓝色印本散发，即将印成黑色的最后印本。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这个决议草案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许多决议为依据，内容不外乎本会议厅或大会堂以前各项决议中所申述和重申的事项。只是重申了所有会员国极为尊重的一般性原则。这些原则见于《联合国宪章》，并已在各项国际盟约和公约中屡次强调。

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二部分稍有不同，因为它初次倡议一种行动，要求采取行动。要而言之，它是面向行动的。这个决议草案的措词谨慎、温和，并且我认为是实事求是的。各提案国煞费苦心地避免采用某些会员国有异议的措词。在序言部分，理事会将重申：一九四九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无疑包括耶路撒冷在内）。我们认为这一点无可争论。

在执行部分第 1 段，理事会将作出决定，认为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内的政策和做法都没有法律效力。在各项决议中曾经不断重申的这一点，并不新颖。这些做法对达成持久和平已构成一种阻挠，也是实在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些做法将有助于和平。

执行部分第 2 段是表现我们的感觉：指出理事会对这一政策的愤慨。“愤慨”一词经过很审慎的选择，以平衡地照顾到希望采取强烈措词的人与喜欢强调原则而不表达心理感觉的人两方面。

以色列不遵守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议，至少是令人痛惜的；执行部分第 3 段指出这一点。这一段也没有新颖之处；它只说明以色列如何对待理事会的决议。

执行部分第 4 段要求以色列做到三件事：第一，实施《日内瓦第四公约》和



尊重其各项规定； 第二，取消它从前所采取的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措施； 第三，立即停止采取将会改变被占领领土法律地位及地理性质和人口组成的行动。

我们相信大家都赞成这一段。 它的要旨已由安全理事会或大会在各项决议中一再申述。 它的主要部分已在许多决议中加以强调。

决议草案的第二部分见于执行部分第5段： 它简单地要求设立由安全理事会五个成员国组成的委员会，调查被占领领土内的情况。 这里有采取行动的意义。 这里提出了由理事会采取的具体步骤，不止是通常那样重申原则而已。

在这次辩论中以色列代表以美好的措词描写被占领领土内的情况，话说得很多，这样人们便可得到一种印象： 忽然间一个新的天堂已降落在被占领领土上。 如要证实那里的情况是一个天堂或比天堂差，或是一个地狱，或近乎一个地狱，最好是安全理事会派一个委员会前往调查。 各提案国认为这一委员会的成员应由理事会主席商同理事会成员委派，并照顾到通常的公平地域代表性的原则。 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是充满着各种委员会的，这一建议在冲突的历史中也不新奇，但是这一建议的重要性是理事会亲自参与。 理事会不满足于反复申述一般原则，而将采取行动，保证原则得到遵守。 草案中规定了该委员会提出其报告的时限，即五月底。

决议草案的最后一段是理事会决定在六月初重新开会，以便研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并按照调查结果采取适当行动。

这就是决议草案的全部内容。 我相信这项决议草案应该尽快通过，因为被占领领土内的情况愈来愈恶化。 两个巴勒斯坦人昨天在一个“死亡的游戏”中被打死，以色列占领军在占领领土内显然以此为乐。

凯泽先生（孟加拉国）： 比萨拉大使对第S/13171号文件中所载决议草案的流畅说明使得我无需补充。 孟加拉国是这个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因为我们深

(孟加拉)

信本理事会会有责任超越重申原则和重申过去决议的阶段而采取使理事会直接参与寻求解决办法的有效、有益的步骤，向前迈进。

关于以色列代表昨天所说的话，我也要顺便一提。孟加拉国决不上当，以致转移对当前这个问题的注意。我们不会降低我们自己的身分去回答以色列代表的谩骂和侮辱，这种辱骂的内容和格调只会降低本理事会的威望。以色列代表对孟加拉国的批评是不相干的、虚假的和歪曲的，是迷惑视听，是掩饰以色列长期的非法历史和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中不道德和不人道措施的明显手法。这是我们现在要处理的项目的核心问题。这是我们等待以色列答复的问题。这是来自世界各国、各洲意见一致、早已揭穿以色列阴谋诡计的所有发言人的看法。以色列笼统的反指控不能抹煞这一事实。只能加深以色列的孤立。我相信我说这些话可以反映遭受同样侮辱的其他代表的意见。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理事会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马尔蒂年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三月份主席，并希望你成功地主持这个重要机构的工作，处理它所面对的复杂任务。

我还要感谢你和感谢理事会其他成员让我们参加这次讨论。

安全理事会又来讨论这个对于消除造成中东紧张局势的危险温床的极重要问题。已经有人指出，提出这个问题是十分正当、及时和适切的。安全理事会得到的文件显示，以色列在它占领的领土中继续推行占领政策，阻挠了这个区域的和平解决办法，并不断增加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民族生存的威胁。

以色列侵略者利用解决中东冲突的失败、利用单独交易掩护，最近一直在被占

(乌克兰)

领的阿拉伯领土中积极加强他们的扩张、殖民化和兼并政策,并实际上在执行牺牲阿拉伯领土、建立大以色列的各项计划。全世界都看见,以色列当局在有计划地将大批阿拉伯人民逐出被占领领土时,对阿拉伯人民进行着压迫和大规模恐怖运动。

以色列占领者有组织地破坏阿拉伯村庄,并在那些地方建立以色列移民点。特拉维夫在被占领领土内已建立120个以上的移民点,它不管全世界的断然谴责,违反联合国决议,已开始约旦西岸执行一个方案,由以色列殖民主义者大量渗透,从而建立一种基础结构,以保证在愈来愈多的被侵占阿拉伯领土上进一步发展、殖民。

在这次辩论中已经发言的各代表曾强调,以色列侵略者已经没收了百分之二十九的西岸领土,包括最肥沃的土地,并且在这些土地上殖民。在被侵占的土地上,以色列占领者剥夺了当地阿拉伯人民赖以维生的水资源。巴勒斯坦人民除了被暴力逐离他们的家园以外,更因以色列侵略者侵占他们的肥沃土地、灌溉水源和水资源而被迫离乡背井。

所有这些导致了这一领土人口结构的变化,为的是要扩充臭名昭著的“生活空间”。还使用其他同样阴险的方法在被占领领土建立以色列移民点和交通网。设计和建立这些移民点和交通网不外乎要划定以色列的“新边界”,并将原来统一的领土,由不断新增的以色列移民点的三个地带片片分割,而彼此孤立起来。有些代表已经指出,以色列计划在那个领土中使大约五十万殖民主义者定居。

因此,问题不单是非法占领、大规模集体迫害、侵犯巴勒斯坦人民权利、侵占他们财产和自然资源以及没收他们土地而已,以色列侵略者的政策目的在破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民族生存。另一方面,它也不只是违反一九四九年《日内瓦第四公约》。以色列的政策旨在破坏对中东问题的全面解决。这样一来,大大地加深了那个区域的爆炸性。

此外,在这次辩论期间,以色列代表表现了特拉维夫的特点,完全蔑视联合国、

(乌克兰)

联合国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并采用企图证明以色列占领政策为合理的陈旧战术。以色列企图以一种不体面的方法，使安全理事会不注意事实真相，对所有参加讨论的人进行中伤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提出完全不相干的、纯是假想的问题来谈，企图转移对讨论中的问题实质的注意力。问题的实质是以色列占领者对被占领领土内阿拉伯人民时时刻刻所犯的可耻罪行、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所犯的罪行以及中东的和平问题。

促成中东不正常的危险局势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势力对以色列扩张主义者和殖民者的支援和纵容，以及牺牲了阿拉伯各国人民（主要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利益和愿望的可耻单独交易。驱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干脆将巴勒斯坦问题从解决中东问题的议程中除去，以及把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条件强加于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种种企图，已愈来愈明显，虽然这些企图有时藏在“自主”和“自治”的烟幕后面。但是这并不能导致公正持久的和平，而只会助长对中东问题的再度分裂，有利于以色列扩张主义，从而使得中东局势错综复杂，并撒下新的武装冲突的种子。

在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个问题期间，许多代表团已指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非法活动。大会的各项决议一再强调，绝不许以色列改变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地位。

然而，以色列侵略者蔑视联合国决定、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已凭借武力兼并耶路撒冷，现在正疯狂地设法使其非法行为合法化。

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更进一步清楚地说明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支持已使以色列扩张主义者更为贪婪，他们不愿考虑别的民族的权利或国际舆论，并完全无视中东的现实。

所有这些必然逼使安全理事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最果断的措施，制止以色列领导人扩张侵略的掠夺政策，申张、维护和保证巴勒斯坦人民行使民族权利。

(乌克兰)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贯坚决认为，中东和平与安全之路不应该是逢迎侵略者而应该是制止侵略、消除侵略的影响、恢复在占领者蹂躏下生活的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权利。我们坚定地站在阿拉伯人民的一边，因为他们正为消除以色列的侵略后果、为自由、独立和社会进步而斗争。我们支持他们的合法利益和权利。我们要求取得公正而完善的中东问题政治解决办法。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中就采取了这一个支援阿拉伯人民正义斗争的原则性立场。乌克兰是该委员会的成员。我们要再次指出，委员会的建议已经大会认可，其中强调，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解决，除非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获得恢复，中东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便不可能达到。

再拖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无异默许以色列的兼并主义政策及以色列对中东和全世界和平命运的藐视。

唯有全面、公正的解决办法才能带给中东各国人民和平，保证中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这一解决办法已在联合国各决议中好几次予以强调。这个办法应首先消除中东冲突的原因，即是指以色列自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退。应给予巴勒斯坦人民充分行使他们不可剥夺权利的机会，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家园和国家。最后，应担保这个区域所有国家得到最严格的国际安全保证，概无例外。显然，唯有所有有关方面（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平等参与其事，才能获得全面根本的解决办法。

为了国际安全的利益，必须尽快消除中东的这一危险局势，并允许中东的所有人民在公正持久的和平中生活、工作。

主席：谢谢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对我说了许多友好的话。

发言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约旦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我很荣幸而且很高兴地热烈欢迎我们的兄弟国赞比亚的新大使，保罗·卢萨卡阁下。我深信，他将作出明智、热诚、足为典范的贡献。

上个星期，我深感兴趣地看着以色列，这个通过奥本海默及其一伙成为种族主义南非的双生兄弟国家的代表，坐在被告席上接受指控，自知有罪，而且受到每一个在安理会发言的会员国的斥责。这些国家代表了世界各个地区，代表了各种意识形态、宗教和政治派别。它们都是伟大而自豪的国家，代表了人类丰富的多姿多采的遗产。可是，以色列代表却没有专心地聆听人类的声音以便向他的国家报告，他只是接过别人递给他的显然是从计算机储存器里取出来的发言稿照念不误，恶意地诽谤和肆意谩骂每一个敢凭着良心说话和维护宪章原则的国家。我在等着听他们为我们的主席准备了一些什么话，不知以色列的电子计算机为友善的尼日利亚予备了些什么忿怒的言词。我觉得非常可悲，这个自知有罪的实体，由于它的政策和无法掩饰的行为，它连做个样子来辩护被指控的事项，以便缓和一下几乎众口一词的明确谴责都无能为力了。

以色列代表的一贯伎俩是，设法分散安理会的注意力，使它看不到我们的指控的根本和实质，也就是以色列无情地、有计划地加速推动其对耶路撒冷及其他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土地的殖民化、霸占、破坏和亵渎的进程，夺取水和其他资源，严重地危害到残余的巴勒斯坦人民在其故乡的生存，而且严重破坏在中东和中东以外地区实现公正、全面、持久和平的机会——这种和平是我们所热烈追求的，只要它不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当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前途和种族隔离推行相同的政策时，世界社会的反应是唾弃南非这个吸血鬼，因为它一意孤行，拒绝尊重正常的国际秩序，也不尊重在其本国以内继续遭受奴役的千千万万善良的人民。

在法律上和道德上，以色列都越来越没有资格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因为联合国

(约旦)

接纳它时就要它遵守两项基本条件，即根据联合国第 181 (II) 号决议所规定的分治计划的领土解决方案。这一计划明确规定建立一个阿拉伯巴勒斯坦国，这个国家的国土除了全部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外，还包括耶路撒冷新城大部分地方、整个耶路撒冷旧城和西加利利，而且包括拿撒勒、巴勒斯坦中部几乎所有的肥沃平原，其中包括利达——以色列现称为罗得——、将拉姆勒和整个雅法城相连的长形地带、沿海大片土地、向上直达阿什克伦港——以色列现称之为埃斯卡兰——、此外，还有内格夫一部分土地以及尊贵的安理会可以在联合国地图上看到的其他地方。

同样重要的是第 194 (III) 号决议，这项决议规定了第二项基本条件，即每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都有权返回故乡。

在庄严承诺执行这两项强制性决议和被联合国接纳之后，以色列背信食言，但它仍然在联合国占据着一个席位。以色列没有让一名难民回国，也没有归还一寸土地。以色列不但犯下这一臭名昭著的原罪，而且从一九六七年起千方百计地吞灭了巴勒斯坦人种最后的一小块土地，存心彻底消灭巴勒斯坦人。

安全理事会、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立场一贯明确，丝毫不为所惧。这样就出现一个令人着急的问题：难道以色列人是在法律之上吗？世界是否已经两极分化，一边是无所不能的一族人，另一边则是生来侍奉“老爷种族”的非犹太人？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有几十亿，但不知在某些大权在握的人的心目中，我们占有多大的分量？

《时代》杂志不久前发表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每天在伦敦有一名罗思柴尔德家族的人同一名卡巴尔家族的人秘密会面决定金价，然后以电报通知全世界的代理人照价买卖。这自然还包括货币和其他金融方面的操纵。我们这几十亿人正在为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奋斗，如何才能同这些可怕的权势较量呢？除了用我们所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我们对正义、平等、善良和每个人固有的

(约旦)

的价值坚定不移的信念以外，难道还有别的途径吗？

我知道以色列代表一定会骂我反犹太，尽管我们把反犹太主义看作是最大的敌人，不只是因为反犹太主义与我们的基本信念背道而驰，而且是因为实际上这种思想造成移民的增加，使我们会更快地背井离乡，我们终将获得解救的希望本已暗淡，现在就更加微弱了。希特勒万恶的罪行，是使无辜的巴勒斯坦人趋于灭亡的主要原因。

尽管如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盖世太保圣约信徒会毫无疑问地将我列上了他们长长的反犹太分子黑名单——这张详尽的名单上还有许多可尊敬的美国公民的名字，上了名单的人都是敲诈勒索的对象——只是因为我为流离失所、受苦受难的同胞打抱不平和呼救。

如果谁还对我的话有所怀疑，他只需要看一眼以色列过去可耻的记录就行了，——这些记录不过是冰山的一个尖端罢了。

四〇年代的中期，英国国务大臣兼战时内阁成员莫因爵士在开罗被冷酷地谋杀，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满意他的见解。他是英国在中东全境作战的负责人，也是英国战时内阁的成员。

四〇年代快结束时，美国一名最忠心爱国的政治家，也是第一任美国国防部长被免职，而且被不断地折磨了几乎六个月，终于逼得他无法忍受下去而含忿自杀。将他免职的杜鲁门先生自然成了美国总统，这那能补偿失去一位伟人的损失！

联合国调解专员伯纳多特伯爵在耶路撒冷街头被人开枪打死，因为以色列人不喜欢他对和平解决冲突的见解。

威廉·罗杰斯先生是一个为人正直的爱国志士，他因为敢于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规定提出一项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办法，主张让大



批的巴勒斯坦难民回国而被踢出国务卿办公室。

一九六七年，以色列海空军拦住第六舰队九个小时，不让它援救一只陷入围困和受到猛烈攻击的美国船，造成许多美国公民伤亡，更不用说对美利坚合众国威望所造成的损害了。罗斯特罗两兄弟都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其中一个以政治理由，劝阻已故约翰逊总统采取任何行动。

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斯克兰顿州长从中东访问回来后，犯下了主张美国对中东政策应当“不偏袒任何一方”的不可原谅的大罪。这还了得！这几个字就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

我猜想，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都很愿意同伟大的美国人民建立最友好的互利关系。可是，势力庞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存心灭亡我们，使我们无法建立这种关系。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正常和友好关系是人类存亡的关键，就连这种关系也受到这一无形的——也许应该说是有形的——势力的支配，在这种势力的心目中，美国的国家利益只能随着犹太复国主义是否达成其目标而消长。

我衷心盼望，伟大的美国人民能够摆脱这种狭隘自私的束缚。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充满幸福与和平的世界的曙光，在这个未来世界上，我们大家将同心协力、相亲相爱。炮舰外交永远比不上赢得世界各地人民的心。赢得人民的心是不用花钱的，一个子儿也不用花，钱可以用在别的地方，至少可以用在美国。

昨天我想将我国外交部长的一封电报向大家宣读，这封电报回答了以色列大使提供的关于也门可怕局势的好消息。我想他会乐于听到这封电报，使他夜里能够睡得香甜一点。电报说，约旦外交部长兼阿拉伯调停特派团成员，哈桑·易卜拉欣先生执行阿拉伯联盟调解也门双方争端的决定，在萨那和亚丁两地进行会谈后已经回国。部长先生说，特派团使双方遵守停火和撤军的努力已经取得成功。他还说，双方并已同意停止口头攻击，恢复来往。电报还说，特派团成功地使两个

(约旦)

也门之间开始进行兄弟的对话创造了有利气氛——尽管其实只有一个也门。本月二十日被定为团结日，这一天，南、北也门的总统将在科威特会面。

约旦侯赛因国王陛下在埃及和以色列宣布同意缔结双边和平协定后，主持了一次内阁特别会议。会议广泛地审查了这一局势对阿拉伯世界和对国际舞台所发生的后果，以及以色列同埃及单独媾和使阿拉伯民族所面临的挑战有多么严重。侯赛因国王陛下着重指出，全阿拉伯民族都负有面对危险、同舟共济、以便合力渡过危险的重大责任。侯赛因国王说，当前急务是巩固和加强阿拉伯集体的力量，使我们的民族有能力保卫和恢复自己的权利。

侯赛因国王重申，约旦一贯主张，在以色列撤出所有被占领阿拉伯土地，首先是耶路撒冷圣城、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全部民族权利的基础上，由所有当事各方参与达成公平全面的和平，解决冲突的所有方面。

侯赛因国王强调，当前急需调动阿拉伯民族全部的能力和资沅。他并且重申，约旦将一如既往按照巴格达阿拉伯首脑会议的决议继续支持阿拉伯联合行动。

由我所说的这些话可以看出，约旦虽然一贯努力谋求持久全面的和平，但绝不接受以色列强加于我们的可耻的假和平。

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已经一清二楚、直截了当地表明，以武力夺取领土是不能接受的。所谓的自治计划却要求我们同意军事占领并使其永远合法化、放弃我们光荣的遗产、放弃我们对耶路撒冷圣城及其周围由伯利恒到拉马拉边沿地方的宗教感情。这一计划不仅是要求我们接受在耶路撒冷和西岸已经建立的八十一个移民点将永远存在——这还不包括加沙地带和戈兰的大概六十一个移民点——，而且要求我们默许以色列在得到绿灯信号后已经开始进行的无情殖民政策。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的问题已被保持沉默的阴谋束之高阁。有谁敢提出这些基本权利来触怒贝京皇帝？

应请安理会注意以色列部长委员会向其内阁提出的一份关于临时建议的报告，该报告说明以色列对自治计划的看法，包括下列各点：

第一，自治只适用于阿拉伯巴勒斯坦居民，不适用于这一地区的以色列移民，以色列移民将享有治外法权。

第二，已经被割裂得支离破碎的自治区的最高权力，将由以色列军队掌握，最高权力的中心将设在某些以色列驻军的地点，有一项了解是，巴勒斯坦居民将永远得不到使他们能够建国的权力。

第三，以色列享有不受限制的殖民自由，任意收购或没收自治区土地的自由。

第四，以色列政府保持对米利即国家领地的控制，即使如以上所说明的，这些地方是当地居民的共同产业。

第五，以色列保持对水资源的控制，并将设法建立共同用水管理局。

第六，在谈判自治期间，以色列军队继续留在指定的军营中；它并保有在予备实行自治的地区随意举行军事操练和演习的权利。

第七，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自治区的行动自由将获得保证。

(约旦)

第八，法律将保持原状，自治区行政当局和以色列之间将联合设立高级司法委员会，负责颁布以色列认为需要的其他法律。

以色列部长委员会并且建议自治机构应包括下列部门：

1. 经济部，但无权发行钱币或征收关税；它的权力只限于向居民征收直接税；

2. 内政部，但无权颁发护照；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必须选择持用以色列护照或约旦护照；

3. 文化部，负责教育和发行书笈，但以色列检查部门将保持对西岸和加沙地带一切出版物进行检查的权力；

4. 农业部；

5. 宗教事务部，该部将管理瓦克弗慈善基金；

6. 劳工部，负责社会事务和工会事务；

7. 卫生部，在以色列的通盘监督下处理卫生问题；

8. 运输部，将执行以色列规则和规章；

9. 阿拉伯警察局，负责处理犯罪及其他违法行为；但是，以色列军队和内部安全部将保有关于内部安全的最高权力。

上述各点是否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相符？它们构成了我们大家都在谈论的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呢？还是彻底消灭了巴勒斯坦人民在祖居的乡土上的权利？当南非竟敢提出班图斯坦政策时——我认为南非的政策在许多方面都宽厚得多——，大会两年前的第一项决议是一个响亮而轻蔑的“不”字。我肯定，可敬的安全理事会这次将作出同样坚决有力的反对。

我刚才说的自治提议自然不包括耶路撒冷及其从伯利恒到拉马拉的郊区，因为

(约旦)

以色列已经采取下列步骤兼并了耶路撒冷城。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以色列议会通过决议，将阿拉伯耶路撒冷并入以色列，在那里执行以色列法律就好象在以色列领土上一样。接着就执行了下列许多项行政决议：

第一，解散阿拉伯耶路撒冷市政会，由另外一个被占领耶路撒冷地区的市政会取代其职责，市政会主席是特迪·科莱克，除了由其管理市政以外，还要求巴勒斯坦阿拉伯雇员为以色列市政府工作；

第二，关闭耶路撒冷教育理事会，强迫公立学校成为以色列市政府的附属机构，在这些学校里强迫采用以色列的课程表，迫使巴勒斯坦教员向以色列市政府负责；

第三，关闭所有阿拉伯银行以及外国银行在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分行；

第四，在阿拉伯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余地方的边界上执行以色列关税，包括向来自西岸的商品征收关税；

第五，在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中进行特别的人口调查，这次调查与在西岸进行的不一样；向耶路撒冷居民发出身分证，不发护照，这些身分证同发给西岸居民的不同，在西岸，居民身分证是由军事长官发布，两者的颜色有分别；

第六，以下列方法将民事法庭和沙里阿赫法庭犹太化：

(a) 解雇所有阿拉伯法官，强迫他们重新申请执行以色列法律的法官职位；

(b) 将阿拉伯民事法庭并入以色列法庭；

(c) 使沙里阿赫宗教法庭归雅法沙里阿赫法庭管辖——照我知道，在雅法只有五千到一万阿拉伯人；我也许是错误的——而且切断了它们同西岸其余地区沙里阿赫法庭的关系；

(d) 切断了耶路撒冷民事法庭同西岸其余地区民事法庭的关系；

(约旦)

(e) 将阿拉伯最高法院从耶路撒冷搬到拉马拉；从那时起，阿拉伯法律界，包括律师在内，在过去十一年中因为这项决议而抵制法庭；

(f) 将所有阿拉伯医学部门，包括血库、肺病防治中心、化验室和政府药房以及其他全部工作人员搬到西岸其他地方；

(g) 将邮政及其他通信设施并入以色列的通信网；被并入的包括下列阿拉伯乡村：苏巴希尔、舒法特、贝特哈尼纳、锡尔万、西萨胡尔、乌姆图巴、埃萨威亚、图尔、阿布迪兹部分地方，以及东萨胡尔；

(h) 执行所谓的“不在业主”法；我肯定这是一种曲折离奇错综复杂的法律，要费很多时间才能订得出来，对一九六七年七月进行人口普查时碰巧不在耶路撒冷，尽管当时住在西岸其他地区的耶路撒冷居民，这更是一种极其古怪的花样；

(i) 关闭了二十个阿拉伯慈善机构，使阿拉伯耶路撒冷的这类机构从 100 个减少到 80 个；

(j) 将以色列警察总署，我说的是以色列国家的以色列警察总署，搬到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城；现设于约旦政府在六〇年代中期建造的一所医院里；

(k) 在一九七七年将以色列工会办事处搬到耶路撒冷；

(l) 在一九七九年将世界犹太大会的办事处搬到耶路撒冷；在一九七七年定下计划，在两年内将所有以色列政府办事处搬到耶路撒冷，并已经动工兴建 50,000 平方公尺的办公地点供其使用；

(m) 一九七七年六月将以色列总理官邸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

(n) 将最高法院和以色列司法部办公处搬到阿拉伯耶路撒冷；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被占领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莱克要求美国将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并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国的首都。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以色列议会的联合执政党派提出一项法律草案，想

将耶路撒冷变成外国外交使节团的所在地。根据这项法律，以色列将要求所有国家驻在以色列的外交代表团在一定时间内将它们的办公处搬到耶路撒冷，外国使馆只有在耶路撒冷才能享受全部外交豁免权，在特拉维夫的使馆只能享受最起码的外交豁免权。

以色列各部会奉命同设在耶路撒冷的外国使馆打交道。

一九七八年九月，梅纳希姆·贝京决定将他的办公处和外交部办公处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

在没收土地和强迫阿拉伯人迁移方面，仅在沙拉夫—阿拉伯区就有超过 1,654 间住房和建筑物被拆毁，其中包括 1,215 间住房、427 间商店、5 个伊斯兰神学中心、3 间修道院和 4 间学校；被占领的五年中，有 6,500 阿拉伯人被迫迁出耶路撒冷城。

以色列当局为使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城的人口到一九七五年增至五十万，以便将犹太特性强加于该城，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个将几万犹太人迁入阿拉伯城中心地区及其郊区的方案。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以色列没收了三个阿拉伯区，即马加尔贝、巴卜锡尔锡莱以及沙拉夫区一部分地方的房产土地，6,500 阿拉伯人被迫迁移，将地方让给 300 个犹太家庭。我只需举出几个移民点就可证明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圣城的阴谋：在谢赫杰拉赫区的拉马特埃什科尔盖了 1,800 个住宅单位来容纳 30,000 以色列人；在斯科普斯山、法国山和橄榄山，到一九七三年为止盖了 2,000 个住宅单位——这些数字来自以前的记录，自然要根据现在的情况修改——，这些住宅是建在 500 阿拉伯公民所有的土地上；还有盖在贝特哈尼纳阿拉伯人土地上的纳比塞缪尔移民点。8,000 套公寓房正在增建之中。

我可以继续列举以色列蚕食鲸吞耶路撒冷各区的种种阴谋，但我只要大概说明

(约旦)

以色列建造大耶路撒冷的计划就够了。

大约十年前，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的以色列《晚报》暴露了以色列建造大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详细计划，从那时起，这个计划更见扩大。《晚报》指出，这个计划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开始制订，预备使耶路撒冷的人口增至 900,000 人，自然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

这个计划据说是这样的：

(1) 兼并耶路撒冷附近，由拉马拉到伯利恒的 400 到 500 平方公里阿拉伯土地；

(2) 用一切手段迫使至少 130,000 阿拉伯人迁离这一地区；

(3) 分割西岸——据知道，这一计划的大部分已经在贝特贾拉、阿纳塔、比雷的塔维尔山，以及贝特萨胡尔等地进行；

(4) 根除阿拉伯和伊斯兰传统及特点。以色列当局继续在阿克萨清真寺西边和南边墙下以及布拉克墙下从事挖掘。这种挖掘工事已经到了可能造成寺院的一大部分以及其他历史和宗教遗址崩塌的地步。受威胁的还有 300 间阿拉伯人房子，其中住有大约 3,000 阿拉伯人。住在这一区的阿拉伯人告诉我，他们每天出入几乎都要越过堆积如山的瓦砾碎石，他们自然知道，他们生活在死亡和崩溃的阴影之下；

(5) 不要忘记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阿克萨清真寺失火的历史性事件；

(6) 窃据耶路撒冷城内的巴勒斯坦博物馆，将它说成是以色列政府的财产；

(7) 将阿拉伯和伊斯兰街名和其他阿拉伯历史遗址的名称改成希伯来——犹太名称；

(8) 从一九四八年以来铲平被占领耶路撒冷城内已经有 1,000 年历史的伊



斯兰马米拉坟场，将它改建成一个以色列公园，我在以前的发言中已经提到过这件事；

(9) 没收大片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土地及财产；

(10) 在耶路撒冷城内将以色列的关税法适用于阿拉伯人的工业产品，对以色列人的商品则给予优惠待迁；

(11) 对阿拉伯人的贸易活动执行以色列贸易法律，征收重税加重阿拉伯商人的负担；

(12) 为了迫使阿拉伯电力公司破产倒闭，以色列当局强迫它向耶路撒冷周围的以色列移民点供应电力，但不迫使这些移民点清付帐单。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电力公司以前只向耶路撒冷城内比较小的地区供电，所以事实上无力满足扩建后的阿拉伯耶路撒冷的电力需求。

六天以来，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余地区的居民忿怒地抗议有人抛弃他们，使他们长期生活在以色列占领者的魔掌下的丑恶事实，难道还有什么奇怪吗？巴格达阿拉伯首脑会议坚决反对提议的解决办法，并不是因为会议反对和平，相反，会议赞成公正、全面和持久的和平；而是因为提议的和平实质上有问题，难道还有什么奇怪吗？

即使非法占领非继续存在不可，我们也不必使其合法化。我们的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

(主席)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日内瓦公约除其他外有如下规定：

“占领国不得将其本国平民之一部分驱逐或移送至其所占领之领土。”

显然，以色列最高法院另有一种看法。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犹太电讯局每日新闻简报报导了三月十五日从耶路撒冷发出的下列新闻电讯：

“最高法院今天——指的是三月十五日——裁决，在阿拉伯被占领区内的犹太移民点是合法的，只要战争状态依然存在，他们的存在对国家安全就是必要的。五人法官小组的一致裁定结束了对以色列移殖政策的法律控诉，并可视为替移民点在被占领区内的扩增打开了道路。”

“法院就居住于西岸贝特埃和图巴斯的阿拉伯居民所指控军队霸占他们的土地，以进行移殖阴谋的上诉作出了判决。他们指控，这一作法并不符合军事需要，而且违背了国际法。但是法院接受了政府的理由，政府认为占用的土地都是富有战略性质的，因此在国防上极为重要。政府又宣称，占用土地的行为是根据日内瓦公约第五十二条，该条容许为军事目的而占用土地。

“一位参加审询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说，他将向日内瓦总部提出报告。约旦河谷的移居者因此判决而感到快慰。他们以往唯恐阿拉伯人的上诉会打赢官司，使得约旦河谷的阿拉伯土地所有人可以对他们的移民点的合法性提出异议。

“农业部长阿里尔·沙朗领导部长级移殖事务委员会，同时是极力赞成在占领地区大量移殖以色列人的一个人。他对贝特埃的移民者说，法院的裁决扫清了障碍，可使更多的移民点设在有所争论的土地上。”

这一决定刚好符合我们的立场，因为，换句话说，这些殖民地都是占领国设置的军事据点，因此是巴勒斯坦自由斗士行使抗拒外人统治和外国占领的权利，可以采取合法行动来对付的军事目标。该项权利包括武装抵抗。

(主席)

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要求行使答辩权。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我不得不再度请求发言，因为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谎言和诽谤已超过在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这样一个负有重任的机构中的限度，即便他是一个侵略国家的大使，也有义务遵守这一限度。 首先，我必须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叫做东德的国家。 我国的正式名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是，看来我们根本不能期望该国代表遵守这一起码的礼貌规则；这个国家攻击四百多万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已经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我要以他所说过的一个可耻谎言为例，让大家知道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这位先生昨天发表的言论。 他的言论给人的印象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没有犹太人口的国家。 安理会各位卓越的成员，我面前就有一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犹太社团联盟的快报，这份快报是定期发行的。 这份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出版的。 在“谨祝我们全体欢度新年的人年年快乐岁岁健康”这个标题下面，我念给各位听听：“柏林犹太社团、德累斯顿犹太社团、哈雷犹太社团、卡尔·马克思城犹太社团、莱比锡以色列宗教社团、马格达堡犹太教徒社团、图林根犹太社团联盟”。 这期刊物告诉我们，柏林电台何时播放安息日音乐，以及犹太社团所将举行的宗教仪式，和许多其他活动。 我认为这份十二月份的犹太刊物的刊头语，很有重大意义，现在引述如下：

“外国人经常问我们这些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经过那么多艰难岁月，到底犹太人可不可能在德国这样一个国家居住下去。 我们这些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愿意坚决地肯定这一点。 在这里，本国宪法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社会安全、以及充分纳入国家和社会的生活，只是事务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信念，我们深信我国这个由反法西斯和民主政体孕育出来的历史产物，已经逐渐成为年轻一代的继承财产，而他们也越来越了解到这一点。 上一代获得的历史经验，现在已转交给许多未曾经历过那些恐怖事件的年青人。 国家社会主义独裁者的罪行，特别是将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民消灭——无论是在法西斯战争被害，还是在死亡集中营被故意消灭——的罪行，都不断被揭发。”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我还要提到另一件事；在纪念一九三八年所谓的“水晶之夜”（即纳粹德国大屠杀犹太人之夜）的四十周年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先生曾递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犹太社团联盟主席一份信件，我现在摘录如下：

“四十年前对犹太后裔的人民进行大屠杀暴露出希特勒政权最令人憎恶的本质，应当震惊了所有反法西斯的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叫做‘集体屠杀犹太人是可耻的’的声明中，曾经最坚决地谴责过这些血腥暴行。苏联军队解放了人民以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实现了共同斗争的目标。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都已在本国被彻底根除。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我国人民正在建立新的生活。在这方面，犹太子民的信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信仰他们的宗教和保持他们的传统方面，他们绝对会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充分理解。”

这些都是事实。主席先生，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会充满了憎恨，而反法西斯的德国事实上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要停止对战犯进行的调查。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他这样作，是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贯拒绝同以色列进行足以为侵略目的服务的任何帝国主义交易，一贯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特别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我们这样作，是因为我们尊重中东每一个人民创建自己的国家的权利。

大家都知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向声援为争取解放而进行战斗的所有被奴役的人民。我们对于这种团结态度，极感自豪。

主席先生，在本讲坛行使过答辩权的许多我的大使同事都曾一再指出以色列常驻代表在本次讨论中所玩弄的诡计。他对别国妄事诽谤，企图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使大家看不到以色列统治阶级进行的可耻侵略和殖民政策。

我国代表团坚信，安全理事会各位杰出的成员必然洞察该一侵略国家代表的阴谋诡计，安理会必将通过符合约旦和科威特杰出大使所提正义要求的各项决定。

(主席)

主席：巴基斯坦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奈克先生（巴基斯坦）：我是针对以色列代表在安全理事会第二一二四次会议上的发言，要求行使答辩权。 以色列代表提到我早先在同次会议上所作发言时，曾对我国提出一些全然无关，而且不正确的意见。 他根本没有提到我在安理会就实际问题所作的发言中提出的任何论点或事实，这一点是很要紧的，譬如以色列一直非法占领阿拉伯领土；以色列一贯地采取非法措施改变耶路撒冷圣城的法律地位、地理特质和人口组成；以及不断剥夺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权利和在他们的唯一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在他们自己的祖国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 相反地，他力图转移安全理事会的注意力，对迄今为止参加这场辩论的几乎每一个国家的代表都妄事毁谤。 他甚至攻击联合国，说什么联合国偏袒阿拉伯的事业。

但是，这样作，以色列代表只是暴露出以色列今天所处的这种完全孤立的状态。此外，他也显示出他对若干国家（包括我国）的发展缺乏认识。 可是，尤有甚者，他暴露出他的愚昧无知，不了解伊斯兰教在我们的努力的一切领域中提高人类价值的光辉贡献。 巴基斯坦，正如实际上好几个其他伊斯兰国家一样，引用了伊斯兰法律，证明我们决心根据永恒的伊斯兰教义重新整顿我们的生活。

总之，尽管以色列代表轻蔑地称之为“无聊的仪式”，这个仪式却仍是一场有效的、全面的辩论。 国际社会再次同声惋惜以色列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的无法自辩的行为，以及它在耶路撒冷圣城殖民并将其吞并的非法措施，并已要求以色列订正它冥顽不灵的态度。

主席：本次会议的发言人名单上已没有别的发言人了。 因此，我提议散会。 安全理事会下一次会议将于三月十九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继续审议“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这个项目。

散会前，我谨宣告，安全理事会第二一二九次会议将于今天下午七时举行，重

(主席)

新审议“东南亚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项目。

下午六时十分散会